

特別報導

斯里蘭卡海嘯災後醫療紀實

疼惜南亞的 淚滴



斯里蘭卡，這千年的古國、這原本的人間天堂，從島國的輪廓而言，有人說它像顆豐熟的柚子，曾有著阿拉與佛陀的眷戀，有人說它像海洋裡的一片飄葉，在海嘯席捲後無依飄蕩，然而有另一群人說，看它像一滴眼淚，這滴眼淚是來自對生命的堅韌、對生命的熱忱、與對人性的堅持。他們不說「人定勝天」，而說「大愛無國界」，他們品嚐當地人的眼淚，分擔他們的憂愁，更看見淚光中閃閃的愛的感謝。

十二月三十日，慈濟第一批醫療賑災團離開台灣前往這相距六千公里遠的島國；在那裡，他們深入災區，也深入災民最深沉的悲痛。隨著醫療團第一手真實的日誌記載，讓我們一同走入斯里蘭卡，一同見證一次醫療有愛的歷程。

文 / 賴睿伶 圖片提供 / 經典雜誌、文發處



讓希望重新萌芽

義診站的醫病與醫心

文 / 賴睿伶

候診群眾看著一位身著藍天白雲衣服的異地醫師，用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語言介紹著。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郭健中醫師扯開喉嚨說道：「我們是慈濟基金會，我們是來自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志工，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台灣在五年前也發生過大地震，很多人因此死掉了！我們能感受你們的傷痛，特別是在地震過後，有很多人來幫助我們。

現在我們有能力站起來，我們就走出來幫助你們。台灣比斯里蘭卡還小，但是我們可以走出來幫助別人，我相信你們也可以！首先，你們一定要互相幫助，你們看！這些穿背心的都是從可倫坡來的志工，他們也是斯里蘭卡人，他們是第一批站出來互相幫助的人，請給他們掌聲鼓勵！你們也可以穿上背心，幫助別人。我們需要更多當地志工的加入！願意的人請舉手，歡迎您成為我們的家人！」



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斯里蘭卡賑災團
Taiwan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Relief Team for Sri Lanka



藍天白雲進駐了漢班托塔的一角，那是位在市中心的北方，是一棟新蓋好一樓平房。週遭的環境良好，沒有海嘯過後的殘破景象，但卻有著和受災區同樣的蕭條與沉寂的氣氛。初到義診站時，雖然電力尚未接上，但處處都有窗戶，透過滲入的陽光已可以看出整個空間，嫩白的牆面彷彿剛粉刷過的一樣，房間分列於走道兩邊，格局相當方正，而尚未搬入任何桌椅的空蕩感覺，彷彿是刻意留給醫療團和志工們發揮的空間。

在義診站出門後的前方和左方(如圖一)都是廣場空地，而在建築物的最末端則有洗手間及自來水設備，廣場上的水塔第一天還沒有水，隔日在市政府的協助下注滿了清水，並在醫療團隊抵達後



的下午還接上了發電機，這樣的環境在災區算是相當「豪華」了。

初抵漢班托塔，以「大量傷患救援」規劃場地

初次抵達當地的醫療團隊，立即以「大量傷患救援」的方式開始進行場地



圖一：格局方正、空蕩的義診站，給了醫療團完全自由的規劃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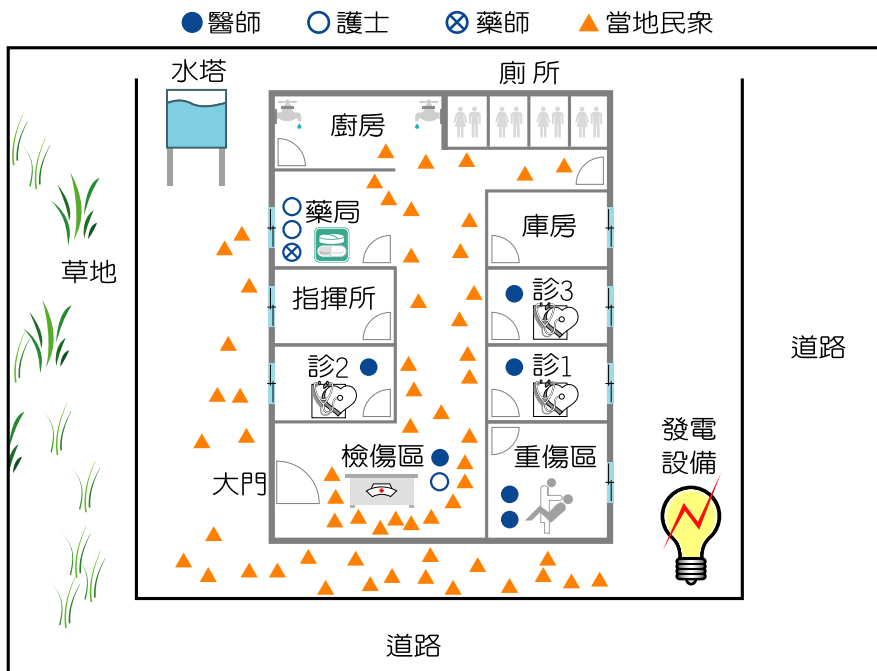
規劃，成員裡沒有一個人顧慮歸期、沒有一個人當作短暫停留，只希望一安置就成為慈濟在斯里蘭卡的賑災基地。

經過協調，一入門較大的開放空間被規劃為「檢傷區」（如圖二），空間正中央置放了桌椅，安排護理人員一名。各個房間自前到後，分別是右邊的重大外傷治療室，那裡是最常發出嘶吼聲音的地方，依序下去為第一、第三診察室和庫房。另一排則分別是第二診察室、指揮中心和藥局。花蓮慈院急診科的郭健中醫師在場地確認後，分別地貼上了標示牌，雖然上面寫的是中文或是英文，但在當地志工的細心巧思下，立即加上了當地的文字——錫蘭語。一個牌子兩三種語言，熱鬧非凡。

十二月三十一日，甫堆進藥局的藥品尚未完全拆封時，附近的病患早已將義診站團團包圍，因此醫療團領隊王立信副院長，立即指示「開始服務」，一聲令下大家各就各位，直到日落月升沒有人的雙腳或雙手曾經停過，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裡，大夥連吃飯都是站著。醫護們在診間、志工們在外圍，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一切就緒地令人訝異。不過當患者更加踴躍時，狀況就出現了。

看診人次增加，動線開始出狀況

首先是檢傷區；由於檢傷區位於大廳正中央，忙碌的檢傷護士常常被團團的民眾包圍，或許是初來乍到、或許是檢傷完卻尚未看診的病人，小小的廳裡常



圖二：義診站開始運作時的規劃配置圖。



透過翻譯志工的口譯，勘災義診團成員與災民有了第一次正式接觸。

常熱鬧的塞擠著一堆堆的人群。再加上檢傷的護理人員又無法看見走道上待診的人數，因此候診的人、看完診的人全都擠在狹小的空間裡，又悶又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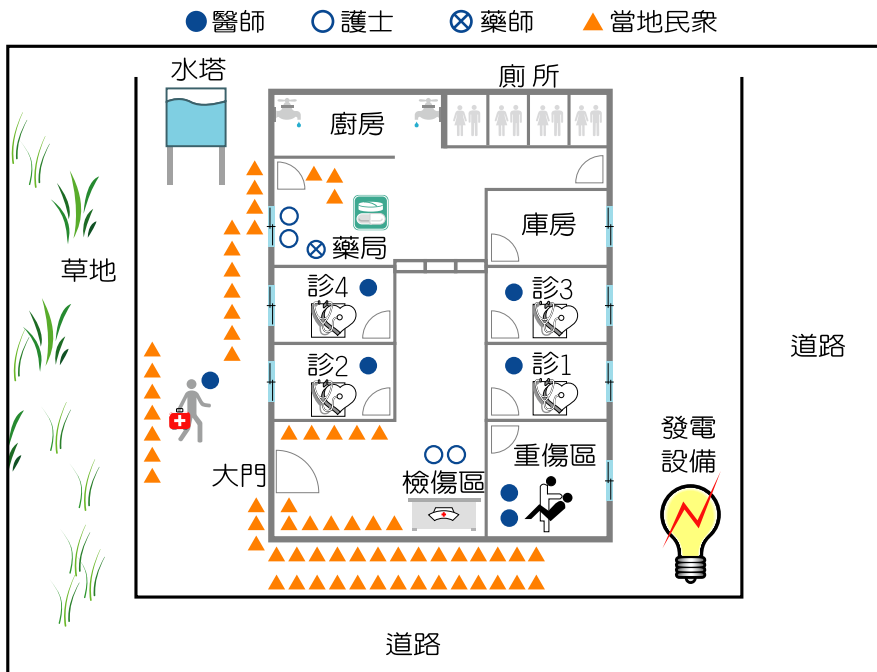
另外就是藥局；看完診的患者會直接往後方的藥局走去，尚未配好藥的病患、將領藥需要說明的病患，一群人都擠在小小的藥房裡，水洩不通地讓補給藥物的工作人員都吃力了起來，「一旦開始了就不會休息……」這次唯一的一名藥師賴俊明說。

幸好第一天有許多當地志工的協助，即使大家雙腿漸漸地開始像石塊般沉重，但仍起勁的把握時間。到了晚上，分享的時間可不能省去，整團的人熱鬧地討論著，準備將明日的義診站大翻新。

義診站大翻新

第二天，醫療團隊立即改善昨日壅塞的瓶頸。從裡到外，爲了有效控制等待的人潮，義診站開始發放號碼牌，讓站在義診站門口的志工，以叫號的方式提醒病患看診。有了號碼牌，不僅排隊更加井然有序，就連拿到後面號碼的病人，都知道可以放心地三五成群的聊天，打開心門互相安慰。

此外，在檢傷區的配置上，將檢傷的服務台改在大廳靠右下方的位置(如圖三)，不僅一抬頭就能將走廊的狀況收入眼底，還能看清大廳裡檢傷區的人群。而一張張靠牆而坐的椅子，更騰出了空間供義診說明用。



圖三：因應看診狀況更動配置，讓義診流程順暢，自然提昇醫療效益。還可以看見越來越多彩色背心的當地志工在義診站內幫忙。

「一天差不多會有兩到三場的說明，主要是讓他們知道，我們為什麼會來這裡，而又抱著怎麼樣的期待……，如同無量義經所說『苦既拔已，後為說法，令諸眾生，受於快樂』」自願承擔起說明任務的郭健中醫師說，起初為了不讓災民反感，和災民們溝通還要有平等、尊重甚至低姿態地請求。「例如一開始除了自我介紹以外，我們也會說：『我們已經很累了，需要大家的幫助』，或者是說，『我們台灣也曾經被大地震侵襲，也被幫助過；但是我們現在有能力，所以才來斯里蘭卡。相信你們也可以振作起來的……』」。

而第一天緊張的藥局，也逐漸傳出

輕鬆的笑聲，除了將原先的診間走道封起來外，也引導看完病的患者走出義診站，改由外面的窗口遞交藥單給藥局，並利用後門的走廊進入藥局取藥及進行用藥說明，領藥的人不再擠在義診站內，而每次領藥的人數不過四五人，由不起眼的庫房，堆滿各式各樣的藥品，身兼指揮中心的重要工作。



兩位受過訓練的當地志工擔任，不僅遊刃有餘，而且有問有答的互動效果相當好。更令人欣慰的是，之後還有兩三位當地的藥師加入志工的行列，如此更是讓藥局的推動更加順利。而當藥局的工作逐漸上了軌道之後，整齊的藥物也騰出更多的空間，於是勘災醫療團將原本的指揮中心移至庫房，如此又多了一個診間，加快看病的腳步。

右圖為斯里蘭卡的災民們安靜地坐在義診站外候診。下圖為志工師兄會陪伴看診民衆，於他們等待看診的空檔，向他們介紹義診站及慈濟的相關資訊，讓他們安心。



穿上彩色背心，當地災民變志工

隨後逐一改善的不僅是在義診站內，義診站外更是規劃地詳盡完善。在靠近廣場的各個窗口，除了新設的藥局窗口外，依序還有志工招募站櫃檯，櫃檯前的大樹下，一個由紙箱子加上巧思堆成的大紙人，名字就是「YOU CAN HELP」（你可以幫忙），大紙人的視線就是瞄向志工招募櫃檯，逗趣新奇的模樣是最好的招募廣告。不僅有志工招募櫃檯，有意願的當地民眾還可以現場「面試」，幾位慈濟志工問問專長、確認是需要幫忙、還是可以幫人忙，更重要的是志工是無償的性質，許多當地災民以為有錢可領，在聽了說明後，也就打了退堂鼓，面對這樣的情形，慈濟人於是又開始思考，期待災民們參與志工行

列，不僅要給他們付出的「機會」，還要激發災民們付出的「意願」。

長期規劃大量傷患演習的郭健中醫師，這次的義診帶去了不少行頭，其中一項便是多樣色彩的背心，它成了慈濟志工背心未到斯里蘭卡前最好的替代品，原本只是為了辨識工作職務的背心，沒想到在斯里蘭卡，不但明顯區隔了患者與志工的角色，還有加強當地志工榮譽感的功能。「當地的志工一旦可以穿上去，就會做一整天，並且很有榮譽感，第二天，大家就開始搶背心了，『背心呢？背心呢？』」，郭健中醫師笑著說。

不過，郭醫師為了更瞭解當地民情，也是採逐步漸進的方式，剛開始只有發出黃色和綠色背心，黃色代表安全管制與檢傷，因為黃色很醒目，因此病患一



看完診的民眾走出診間，於藥局的窗口等候拿藥。

斯里蘭卡的志工穿上了各色的背心，負責不同的工作，忙的充實又有榮譽感。



來就會要求黃背心志工的幫忙；另一項意義是，穿了黃背心的志工就是工作人員，不是只是鄰居、朋友的身分了！除了黃色的背心以外，郭健中還準備了綠色的背心，「綠色是代表藥局，也代表後送組就不用擔心了……」。

當參與志工工作的當地災民逐漸感受到服務的快樂、並且發揮引導的效果時，郭健中醫師又祭出橘色、紅色和粉紅色的背心。橘色背心代表的是擔任工程人員的工作，負責承擔的當地志工可能連英文都不太會說，可是可以協助義診站對面，帳棚預定地的





慈濟義診的特色之一就是完善的病歷紀錄，不僅是記錄病癥，連病患的家庭背景與災難經歷都有詳細的記載。

整地工作。另外，穿紅色背心者是在診間協助醫師醫療翻譯的志工，而最後還拿出粉紅色背心。粉紅色在大量傷患處理時是代表指揮官的角色，然而在漢班托塔的慈濟義診站，卻給了一位十一歲的小女孩穿著。

街頭的一位太太剛從慈濟義診站出來後，高興地和親友分享她歡喜的看診感覺，「人員很親切、藥很有效」。病人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宣傳，也因此她的姪女賈娜迪(Janadhi)在爸爸陪同下也來到義診站看她受傷的膝蓋。賈娜迪是一名十一歲的少女，因為她的英文不錯，當日看診時就被郭健中醫師相中了！郭醫師立即邀請她來當志工，陪同來的父親不

僅當場同意，當天下午，賈娜迪就出現在義診站。

剛開始賈娜迪在義診站為病人倒茶水，隔日郭醫師則交給她一個像是沙灘球所做成的塑膠地球儀，帶著充氣的地球儀，賈娜迪一一地向病人解釋著台灣在哪裡。賈娜迪表

示，當災難發生時，她的朋友和叔叔因而往生，讓她感到相當難過，可是在義診站當志工，她感到相當快樂，因為在這裡，她可以自在地和人談話，開心的笑，並為病人服務。

從病人轉變成志工的不只是賈娜迪，在義診站招募的志工，不是病患的家屬就是病患本人，許多人在大災難後失去了家園與工作，甚至沒有了親人的依靠，但一旦來到義診站做志工，整個人頓時有了生活重心、有了付出和自我實現的地方，心境開朗了、病自然也就好了。也因此義診進行到第五天，當地志工在醫療團抵達義診站前，早已經將義診站佈置妥當，就等著醫師們來「開

業」了。

完善的病例紀錄，快速契合病患需求

除了在義診站的定點醫療外，醫療團隊與志工更是走入災區進行居家關懷與往診，而往診的落實，很大一部份也要歸功於完善的病歷紀錄。慈濟義診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不論義診規模的大小，每一位病患一定都會有記載完整的「病歷」，而這樣的好規矩在斯里蘭卡當然少不了，而且更發揮功能。

剛開始時，義診站的醫師都會發現，在診間需要花很長的時間進行患者的背景了解和膚慰的動作，然而病患需要的不只是「藥」，而是「關懷」與「傾聽」，既然病患需求不同，那麼病歷當然也就不能只寫病了，因此在漢班托塔的義診站，病人的病歷不只有記載病徵，還有家庭背景與自述的災難經歷。每每遇到久久不語、情緒太過低落或是孤苦無依的家族倖存者，醫師都會特別紀錄下來，交由後續訪視的志工持續關懷。



義診站療癒災民病痛的身體，也希望喚回他們快樂燦爛的笑容。

而需要回診卻又未回診的病患，也是醫療團隊與志工們追蹤的重點，而這都要歸功於王長禱等白衣大士每晚細心的整理。

台灣團交棒，星馬團接棒

一月五日，第一梯醫療團的工作接近尾聲，第二梯由新加坡、馬來西亞組成的醫療團隊也已抵達。先到達義診站的星馬團醫師，爲了讓服務品質沒有落差，特定用心地「跟診」了一上午，他們就坐在第一梯台灣團的醫師旁，觀察醫師怎麼和災民們互動，下午便正式開始看診。令人欣喜的是，自從第二梯醫療團接手後，每日的看診量都是有增無減，除了服務更多的患者外，也順利完

成醫療接棒的使命。

帶動歌曲，也讓災民重新唱出希望

就在醫療團逐步上軌道之後，醫療團隊帶給災民的不只是在接力的醫療上，醫護同仁也在廣場上帶起活動，護士王長禱一邊唱著、一邊比著手語歌曲「一家人」，李維哲醫師也逐句地翻譯成英文，縱然語言有所隔閡，但熱忱的心卻都彼此感受得到滾燙的溫度。而慈濟志工的帶動歌曲結束後，郭健中醫師也鼓勵候診的災民們分別來分享一些歌曲，有小朋友唱童謠、有老奶奶唱民族曲調，一個個原本羞澀的病人就這麼透過帶動地活潑了起來，然而，有一個場景卻讓郭醫師印象深刻，「出來要唱歌的可能是一名老師或者是公務人員，他站的直挺挺的開始唱歌，接著有更多的人跟著他唱，好多的人都起立的高唱

著，就連馬路對面的人也立正唱歌，於是我們也趕快站起來，因為他唱的是國歌，」郭醫師回想，「當時每個人的臉上那種表情，信心和決心可從他們逝去淚水的眼中得到見證。我覺得這個災區已重新點燃了希望。」

一首歌、一個膚慰的動作、一個診問的問候、一段陪他們走回家的路途，重建的路很遙遠，至少災民們不孤單。在第一梯的勘災醫療團裡，有企業的董事長、有醫院裡的大醫王，但是他們到了斯里蘭卡，卻像是自廢武功地必須拋棄過往的專業。因為在災區裡沒有大病、沒有大手術、沒有高科技醫療、沒有全套器材，醫療人員有的就是最根本的看病能力「望、聞、問、切」，用愛與關懷直接的面對患者，將這份對生命熱忱的共鳴化作雄厚而有力的生命力量，迴蕩在災區需要愛的地方。



愛心總動員 救援大行動

台灣九路 ← 台灣救援專線

秉持「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的賑災精神，全球慈濟志工在12/26南亞大海嘯災情傳出後，第一時間立即前往勸募及發放民生用品、慰問金。

★高棉西區慈濟分會立即前往橫島、吉打兩處災區進行勸募發放物資、慰問金及義診。

★印尼慈濟分會運送十二噸糧食、醫藥及民生用品送亞齊災區。

★泰國慈濟分會緊急訂購二千個屍袋以及厚的手術手套送往普吉島及攀牙府。

★普吉島一位志工並開放自營高爾夫球場作為災民避難所。

★台灣本會也在兩天內，派出第一支醫療及勸募賑災團前往災區斯里蘭卡，募集大批救護物資及二噸的藥品及藥材，前往災區送救護……

災區的重建，將是一場長期的愛心動員，天災之下，地獄之上，全球都應懷抱愛的使命，積極投入這世紀的救援行動。

台灣無以為寶，以愛為寶！

你的愛心也要不落人後！



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 ——全球愛心動起來

即日起至3/31日止，全球同步舉行

第一階段：

街頭募款，各社區店舖、團體、機關定點設置愛心箱，企業捐助

第二階段：

義賣活動、愛灑人間

捐款帳戶

郵政劃撥帳號：

06887791

戶名：佛教慈濟基金會

請指定捐款用途：

國際急難基金

網路捐款

網址：www.zuchi.org.tw

諮詢電話：(03)8266779

慈濟基金會花蓮本會

慈濟感恩您的愛心！

洽詢電話

東區(03)8266779

北區(02)27760111

中區(04)23054073

嘉義(05)3777852

台南(06)2792999

高雄(07)3163680

屏東(08)3638663



海嘯刻鏤的悲痕

出現在義診站裡的病與人

斯里蘭卡的的確確是個有禮的民族，當勘災醫療團很有人文地排隊抵達義診站的時候，等在外面的病人們全部起立，直挺挺地站立著歡迎醫護人員的到來。多少人在外面等候著？南邊的廣場三十人、西邊的廣場四十人、診療站裡數十人，加上正趕路來的民眾……，每日的看診都有令人動容的片段。



一位婦人被鐵牛車送來義診站，裹著棉被躺在車裡動彈不得。醫護人員趕緊出來門外看診，才剛走近，根本不需使用聽筒，就聽見明顯的喘哮聲，醫師研判病人有肺炎的跡象，需要「留院觀察」。問題是義診站沒有空間可讓病人住院，也沒有二十四小時醫療照顧，因此醫護團隊建議將她轉往鄰近的醫院，再由義診站提供藥品與醫療協助。

熱帶地區的感冒與氣喘

婦人奄奄一息的模樣不知道已經病了幾天，而這樣的個案是許多斯里蘭卡災後倖存者的寫照。雖然是在熱帶國家，但是在災難過後，災民們卻紛紛出現氣喘或是感冒的症狀，「這是災區特別的疾病，在前年伊朗巴姆大地震時我們也發現了」，花蓮慈濟醫院急診科郭健中醫師表示，在災區殘破的家園裡，因重建工程正在進行，或是居民生活在受損的房屋中，高度的粉塵、灰塵，導致災民容易有氣喘、感冒的症狀，病症不嚴重，只要依據症狀給予治療、用藥，就可以逐漸改善。另外，協助當地民眾建立衛教的觀念，多喝水、多洗手、正確使用藥物，就足以大幅改善病情。在此次的義診行程，醫療團攜帶非常好的藥材前去，然而災民需要的不只是藥物，因為還有藥物治療不到的地方——他們受傷的心。

傾聽，治療最佳良藥

今年四十二歲的雪瑞法(Shareefa)來到

醫療站時，幾乎呈現要暈倒的現象，經了解，海嘯發生時在首都可倫坡的她可說是逃過了一劫，但是二個女兒和姊姊的三個女兒，均不幸往生；她由先生陪著來到醫療站，在悲傷中，她訴說著先生有甲狀腺癌，目前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目前受慈善機構幫助中。慈濟人摟著她，讓她喝口水，聆聽她訴說著自己心中的苦與無助，她也在情感上有了出口之後，逐漸平靜下來，她對於慈濟人不遠千里來到自己的國家幫助他們，很是感動！也表示將快速走出災難的陰霾，也當個可以救人的人。傾聽，成為雪瑞法最好的治療良藥！

雪瑞法還能夠將自己的悲痛訴說出來，好讓慈濟人漸漸地承受、膚慰她壓抑的情感，但另一名婦人，沉默的表情就更令人擔心了。

失去整個家族，沉默呆滯是創傷症候

隔一天義診午後，義診站來了一位貌似平凡、眉頭卻有著深深哀愁的婦人，她主述自己夜裡睡不著、下背痛。在新店慈濟醫院整型外科張家寧醫師詢問下，發現她來自一個大家族，海嘯過後家族裡有八十五個人失蹤，其中還包括她的三個女兒、姊姊、妹妹等，然而到目前為止，她只找到一具屍體。慈濟志工一聽大為震驚，趕緊將她帶到一旁膚慰。

婦人講話聲音很虛弱，或許已經很多天沒好好吃飯、睡覺了，經過志工了解，發現她原來就住在海岸旁邊，是海嘯直接衝擊的地點，家族親友就住在左



海嘯來過又走了，存活下來的婦人卻恍若隔世的發楞著；而躺臥的老太太無聲的呻吟，除了訴說身體的病痛，更難平復內心的傷痕。

一樣，沿著海岸居住，靠捕魚維生。海嘯過後，斯里蘭卡政府透過媒體發布新政策，今後距離海岸三百公尺內，不能蓋房子、不能再有住家，居民平常靠海維生，殊不知大海的反撲造成他們生命的重創。

慈濟義診站成了心病寄託

然而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婦人要搭一個小時的車來看病？在災後家產盡失的他們，除了已無力在私人診所看病外，政府機關的公立醫院，在災難中也無法倖免，距離義診站最近的公立醫院就有兩位主治醫師不幸喪生。在醫療人員不足的情況下，慈濟的義診站就成了居民疾病治療的寄託。

鄰右舍，狂浪捲來天倫四散。目前，她只能暫時居住在遠房親戚家，今天是坐了一個小時的車才來到義診站尋求援助。志工帶她領完藥後，叮嚀她務必按時服藥，讓自己好好休息保養，也相約隔天再到家裡拜訪她。而像這樣嚴重創傷症候群的婦人，也就是慈濟要長期關懷的對象。

在斯里蘭卡，許多居民就像這位婦人

但其中也有不少病人已經在幾個地方看過病了，還是來慈濟的義診站看病，一方面他們想要試試「外國」的藥會不會比較好，另一方面，他們心裡的病沒有得到治療。

護士胡薰丹原本就是在安寧療護的心蓮病房服務，對於心靈受創者的照護，她最為感同身受。「在診療中遇到家中有人往生的病人，他們的眼神呆滯，好

像好幾天沒吃沒睡，有那麼一瞬間，我不曉得我能夠給他們什麼、能幫忙什麼。」薰丹回憶起看診時的狀況，「但長期心蓮病房的訓練下，讓我知道我可以抱抱他、聽他說話，雖然聽不太懂，但最後他就很依賴，一直拉著我的手。」雖然在國內已經接受過訓練，但是，當聽到的故事是一個接著

一個的悲慘而傷痛時，第一次參與國際義診的她，也承受的相當辛苦，甚至會害怕再去接觸病人。「到了第二天，我有些不太敢再去碰觸病人，因為很怕聽到那些生離死別的故事，直到看到一位婦人，在樹下啜泣，後來我抱抱她，給她一些安慰，我想如果我們的聆聽和擁抱能減輕他們一點點的痛，我很願意這麼做。」薰丹說。

外傷科是最急迫的災後治療

除了常見的創傷後症候群外，外傷科也是災民最急需的服務。在海嘯過後第一批的外傷患者，大多已經獲得初步的診治，然而或許因為藥品、醫療人員的缺乏，傷口未能處理妥當，在災後將進一周以來，未能癒合的傷口也開始起了變化，再次就診不只患部已經更複雜，處理起來也就更加不易了，「兩公里男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ymptom Disease, PTSD)

當一個人暴露於重大創傷事件中，如戰爭、天災、地震、強暴、車禍或親人死亡，使其生命受到嚴重威脅而產生極度害怕、無助、恐懼的狀態。有三種症狀；症狀一：創傷事件的影像、思考和感受不斷重復出現在腦海和噩夢中；症狀二：持續避免接觸與創傷有關的事物，且無法回憶創傷事件的重要片段；症狀三：過度警覺反應，以致無法入眠，注意力不能集中和易發怒。這些症狀的持續可能導致個人社交、家庭和職業功能的重大失衡。

孩」是其中讓大家最為不捨的例子。

「兩公里男孩」蘇潘現年十二歲，他不是漢班托塔的居民，只是利用假期到此地渡假，沒想到就遇上千年狂嘯。男孩的爺爺奶奶都在大難中往生了，至於他，則是在海嘯發生當時，被大浪捲進波濤洶湧中漂流了兩公里遠，被救上岸時，渾身血淋淋地，用遍體鱗傷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在父親陪伴下來到義診站的蘇潘其實仍然相當膽怯，看見醫療站裡人很多，他有點不太敢進來，在門外閃閃躲躲地，也對治療心生畏懼。好不容易掛了號，醫師團見到他都忍不住抱抱他、疼惜他，外科醫師則立刻冷靜判斷需要動手術的地方，以及義診站所能做到的極限。

蘇潘最大的傷口是在右手手肘，海嘯過後他曾經就醫，但是沒有完整的照



外科診間的很多病人多是因為皮肉外傷延誤治療，而轉變成大問題。

等待的病患在內，大家的表情都很凝重，隨著小朋友的哭喊、心也緊緊糾結在一起。

李維哲醫師表示，給蘇潘打鎮定劑是希望減輕他的痛苦，但其實野地醫療有它的風險存在，尤其在藥師施打鎮定劑的時候。如果只換藥沒有補皮傷口，恐怕兩個月都好不了，因此醫療團隊認真考慮他後續的治療問題，並且和父親約定明日再帶小男

孩來換藥，看著男孩離開的身影，醫療團隊都不禁擔心，怕痛的孩子明天還會再來嗎？

料，於是傷口發炎感染地相當嚴重，手肘上的傷口又大又深，幾乎見到了骨頭。張家寧醫師和大林慈院的外科醫師李維哲，一致研判小朋友傷口過大無法縫合，僅靠藥物更無法痊癒，唯一的妥善醫療就是補皮，問題是，義診站並無補皮設備，經過醫師群的討論後決定，先替他縫合其他的小傷口，關於補皮等到明天上午再協助後送到當地醫院。

縫合傷口之前的麻醉過程，最令人恐懼的是蘇潘的大聲哭號，哀戚的哭喊聲響徹義診站。麻醉科醫師替小男孩施打微量的鎮定劑減緩疼痛，也減輕他對手術的緊張。由於傷口範圍過大、患部過多，蘇潘需要打很多針來進行局部麻醉，每打一針診間就傳來淒厲的哭叫聲，診間房門緊閉著，包含醫生護士和

小傷口感染變成大問題

義診站的外科診間每天都要「浴血奮戰」，除了有預後不良的傷者外，有些傷者則是在清理家園時，不小心弄出新的傷口，還有更多的是小傷口因為不在乎、缺乏仔細的照護，反而造成感染越來越糟。第五日一大早就來了一個三歲小孩，瘦瘦小小的身軀外表看來沒什麼異常，脫下褲子才看見病灶所在，寶寶的左側屁股因為小傷口感染，腫起了一大塊膿包。花蓮慈院的外科伍超群醫師才輕輕一碰，寶寶就痛得嚎啕大哭。經過檢查研判，膿包直徑已經超過六公

分，需要立刻進行「切開引流術」。伍超群醫師與麻醉科李俊毅醫師協力合作，將寶寶臀部先切開一個小細縫，小洞一開，裡頭的膿水幾乎是噴射出來，源源不絕。原來是膿水雜著血水，在小屁股裡作怪，讓孩子整天哭鬧。

手術進行前，醫師考量父母親的感受，加上診間狹窄，容納不下太多人，於是請媽媽先在診間外等候，以免媽媽看見術程太過血腥，萬一昏倒就糟糕了。沒想到留在診間的爸爸其實比媽媽更脆弱，一看見寶寶的膿水噴出，爸爸的臉就糾結在一起，甚至哭了起來，李俊毅醫師見苗頭不對，趕緊將爸爸也請出診間。

雖然爸爸媽媽不在，但寶寶並非孤

單，護士、兩位醫師都守候在他的身邊。經驗豐富的伍醫師在短短五分鐘之內就完成引流手術，包好傷口，小寶寶卻因為疼痛仍然哀嚎不已。伍醫師將染紅了紗布的膿水給爸爸媽媽看，爸爸仍在哭泣，真是所謂傷在兒身、痛在爹娘心！

術後李俊毅醫師抱著小寶寶安撫，慈祥的樣子就像個心疼兒子的爸爸。醫師叮嚀小寶寶的父母親務必帶他回來換藥，也安慰他們別擔心，這樣的小傷很快就會復原的。

義診站衛教，避免細菌感染

其實像寶寶這樣傷口感染的個案在義診站每天都出現，主要原因是當地人的



對於每位哀傷的災民，醫療團能做的不多，傾聽及膚慰或許比什麼藥都有效。

衛生習慣不好，平常就生飲自來水、井水，遇到這次災難更欠缺乾淨的水源。另外，當地許多百姓平常都打赤腳，不習慣穿鞋子，因此許多都是小傷口延誤治療，造成了嚴重的感染，這次小寶寶的個案就是如此。

因此爲了加強居民的衛生習慣，花蓮慈院急診科郭健中醫師每天都在義診站進行衛教。他在忙於義診空檔，總是提著一個水壺，告訴大家水要煮沸才可以喝；然後再帶著一顆像沙灘球似的充氣地球儀，告訴居民台灣在哪裡，我們

爲何來到斯里蘭卡等等，郭醫師親切和藹、高大憨直的模样，總是很快跟居民打成一片。

「兩公里男孩」蘇潘來看診後的隔日，義診團爲了爲他尋找最好的醫療方式，於是前往鄰近的醫院進行拜訪，並表達期望可以雙方合作，爲蘇潘做外科植皮手術，目前已經取得醫院的同意。而包紮了傷口已經兩天的蘇潘，除了天天回來換藥之外，臉上的笑容更是讓醫療團隊放心，甚至還會捉弄當時替他扎針的麻醉科李俊毅醫師。



一夕之間成為全家唯一的倖存者，這位婦女哭乾了眼淚，不吃不喝好幾天。在衆人的攙扶下，醫護人員爲她注射鎮定劑，至少先求得一時的平靜。

蘇潘身體上各處的傷口大多已經痊癒，脖子已無須吊著繃帶，而開心的他還會惡作劇，故意在小腿上包著一塊繃帶，讓李俊毅醫師小心翼翼的為他拆繃帶，而怕弄痛了他。在繃帶解開後，卻發現裡面只是塊紋身貼紙的花樣時，他不由得露出惡作劇後靦腆的笑容，而讓在場的眾人哈哈大笑不已。

海嘯催生，慈濟寶寶

義診站的一個角落，是一位媽媽帶著個不哭不鬧的小嬰兒，嬰兒小的幾乎要消失在圍巾底下。原來這位出生剛滿九天的小男嬰，是一位「海嘯寶寶」。海嘯發生當天，他的爸爸依然在可倫坡打工維持生計，八個月身孕的媽媽跟著左鄰右舍一起逃難，逃了好遠好久，終於到了一座叢林裡面，媽媽驚嚇過度，竟然在叢林裡就臨盆分娩了，於是誕生了這個小嬰兒。那個逃難的夜裡，在一名女士的協助下，一把破剪刀、一個衣服夾子夾臍帶，孩子在倉皇中向人間報到。

九天了，媽媽飢餓、孩子沒有母乳可以喝，暫住在朋友家裡。今天中午媽媽抱著孩子走了兩個小時的路來到義診站，大人累、孩子早已虛弱的發不出聲音，只剩下一張小嘴無力的張著，無語問蒼天。他的臍帶受細菌感染，張家寧醫師趕緊在小小肚子上動手，替他解決感染問題，並將傷口縫合。志工也趕緊去採買嬰兒奶粉給小嬰兒喝，及時挽回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治療

對於有睡眠困難的病人，給予鎮定劑治療。而分享和安慰是最有效的治療方式。

他的性命。

治療後，志工陪伴著母子和友人一同走回去，沿途飛砂走石，令人心疼他們一路走到義診站的經過。也是基於友善的互動，媽媽說：寶寶還沒取名字，能不能取名為「台灣」呢？志工們告訴她，也許寶寶可以取名為「慈濟」，此次的醫療團由各國的醫事人員共同組成，而這樣一來就代表全球慈濟人都在祝福這個孩子，媽媽欣然接受，直誇這個名字好極了。就這樣我們在斯里蘭卡認養了一個「慈濟寶寶」！

因災難而提早到達人間的「慈濟寶寶」，在災難後，因為無國界的愛與慈濟結緣，他見證了生命的無常，也見證了大愛無國界。數日的義診下來，災民的身上有著悲痛的情感，解除這樣的痛苦也需要情感的依靠，大自然的災難拆散了數萬個家庭的美夢，他們需要更多的支援才能面對未來，第一批醫療團團長王立信副院長，在返國後的記者會上有感而發地說，「待過災區，災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希望！」



把握每一關鍵日

災後計數十七天

資料提供／基金會宗教處

十二月三十日，災難發生後第四天，遠從六千公里外抵達斯里蘭卡的慈濟志工，透過在當地經商的慈濟人協助下進入當地，那時凌晨三點，天尚未明，然而從那一刻開始，慈濟人在斯里蘭卡的膚慰行動就不曾停歇，時時刻刻都有新的義診與勘災進展，而每一步都是歷史珍貴的一頁。

漢班托塔(Hambantota)是位於斯里蘭卡東南方的濱海觀光重鎮，據官方估計，在漢班托塔約有八萬人直接受災，兩千五百戶房舍亟需重建，靠近海岸三百公尺內的房屋全毀。透過勘災義診團的腳步，遠方的愛也漂洋過海到達南洋。

Dec.2004

27 | 28

慈濟醫療志業正式動員，全省五個院區同時招募自願前往災區之醫護人員，一時間報名者衆。

基金會醫療志業發展處正式接獲本會通知，將安排醫療團隨同隨勘災團前往重災區斯里蘭卡東南方之漢班托塔(Hambantota)。此團為慈濟首次將海外緊急救助之勘災與義診結合同步進行。

Dec.2004

29

首批勘災義診團出發，其中包含醫師九名、護士五名、藥師一名共十五名，以急診、外科、內科和感染科為主，將與勘災志工結合，帶去災區的藥物多達兩公噸。關於回程，沒有時間表。



Dec.2004

30

勸災義診團於新加坡轉機並與在新加坡與當地志工會合後，凌晨兩點抵達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當日稍晚並和衛生部長會面，了解當地狀況。斯里蘭卡成為慈濟全球人道救援的第六十個國家。



Dec.2004

31

首日義診於早上九點多義診開始。開診前，候診的民衆早已大排長龍。義診站共分為四個診間(內外科與重傷區)同步進行看診，首日看診人數即高達兩百五十四人。



Jan.2005

1

義診第二日除進行定點看診外，也開始往診服務。醫師在當地志工的陪同下，前往鄰近社區進行居家關懷，關心居民生活衛生習慣。兩日看診人次累積至六百零七人。



Jan.2005

2

3

多位漢班托塔當地居民加入志工行列，協助服務病患、指引流程及翻譯的工作，讓義診流程更加順利。其中許多名志工都是患者或患者家屬。

特殊個案：一個半月大、僅重兩千五百克嬰兒求診，嚴重脫水相當虛弱。

累積義診人數超過千人。第二梯由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所組合之醫療團籌備出發。

特殊個案：一家族八十五口失蹤，只找到一具遺體，唯一倖存的婦人心靈遭逢重擊，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Jan.2005

4

除持續定點義診外，團隊另分兩路人員前往高爾(Galle)與克林達(Kirinda)兩地勘災，沿途所見殘破不堪。

特殊人物：當地外科醫師Dr. L. P. Nellihelo身受慈濟醫療團感動，自願加入志工行列，成為慈濟第一位斯里蘭卡人醫會(TIMAs)成員。



Jan.2005

5

第二梯星馬義診勘災團與第一梯台灣團逐步交接。

特殊個案：因躲避海嘯，於樹林中產下一子的婦女，徒步兩小時前來看診。因受慈濟志工感動，決定將出生九日的孩子命名為「慈濟」。



Jan.2005

6

7

第三梯斯里蘭卡醫療團名單確定，由花蓮、大林、玉里慈院三地同仁組成，並新加入神經外科、骨科、內科、牙科、皮膚科與小兒科醫師。由於外傷者眾，將準備破傷風疫苗前往。

第一梯醫療團返台，累積七日看診人數超過兩千四百多人。



Jan.2005

8

9

從第一日就開始提供協助的阿尼爾先生，至今仍號召同仁超過六十名，在義診站擔任志工，協助義診團運作。

牙科診療器材自馬來西亞運抵，義診站開始牙科門診。



Jan.2005

10

第三梯醫療團出發前往斯里蘭卡，含醫護及志工共有三十三位成員，預計停留十一日。



Jan.2005

11

第三梯醫療團加入義診陣容，自開診以來每日患者有增無減，平均可看診五百多名。當日看診後累積看診人數超過五千五百人。



Jan.2005

12

林欣榮院長帶隊前往漢班托搭基地醫院(BASE HOSPITAL)，與院長阿利旺沙進行技術交流，不排除未來與基地醫院合作的計畫。



災難過後已經將近一個月了，慈濟人的身影不曾離開這片土地，不僅更多國家的慈濟人加入義診的行列，慈善的腳步也一直快速的進行，從帳棚的規劃、大型的發放到長久大愛村的計畫，秉持著「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的精神。慈濟首次以勘災結合義診的方式進入災區，期間的不只是秉持著慈悲喜捨的精神、更是見證「愛，無國界」，哪怕是不同膚色、語言與宗教，而這份愛也將一棒接一棒一直持續下去。

(編按：截至一月十八日截稿為止，醫療團共治療患者累積人次一萬一千零九十人，第三團即將返國，第四團由星馬兩國慈濟人所組成的團隊，也已於一月十八日出發前往斯里蘭卡接棒。)



醫者真情告白(一)

樂當斯里蘭卡的 藍天使

第三梯醫療賑災團團長林欣榮專訪摘要 整理 / 劉芳助

其實這次醫療團的任務非常清楚，就是要為災區的災民拔苦予樂。但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一定要自己先快樂起來，才能帶給別人快樂。那麼，該怎麼做呢？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每天早上到災區的時候，首先來一段帶動唱，因為災民已經很苦了，內心很憂鬱，我們就用慈濟的音樂「我們是一家人」或「我們都是朋友」，緩和災民的情緒，讓大家跟著歌聲、跟著旋律快樂起來，感染那種輕鬆的氣氛。

雖然膚色不同，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在唱之前，會跟當地居民解釋，雖然膚色不一樣，但我們都是一家人。醫療團一面比手語，當地的志工一面幫我們翻譯，讓居民了解歌詞的意義。除了唱之外，我們還有肢體語言，像是音樂手語劇一樣，災民看到我們比劃著，也跟我們互動得很高興。這樣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災民的心情拉得興奮一點，幫助他們脫離悲傷的陰影；同時也

拉近醫師和病患的距離，這樣一來，什麼事情都好做多了。而事實上，帶動唱的安排，也真的獲得居民的迴響，因為每天早上我們一到義診站，就已經有四、五百位居民坐在那裡等了。我們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安心。

不過，醫療站的服務固然不可少，但也受到時間的限制，我們只能利用很短的時間，診斷、治療災民的疾病，這個時候，往診就更重要了。我們會去了解災民的情況，有什麼需要，家園有沒有毀壞，家人有沒有往生，這些都是我們輔導的重點。

過去十幾天，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災民都看過我們，我們也都一一登記下來，隔天就會派醫療團和志工去居家訪視。透過往診，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居民的需求，這當中有太多感人的故事。比方說，有一個個案，先生往生，家有一個小孩，我們問她能幫什麼忙，她竟然說：「我沒關係，我最關心的是我弟弟」。這名婦女的弟弟是醫學院學生，



送醫藥箱到學校， 進行醫療教育

除了義診之外，醫療教育也是我們努力做的。在義診中心附近的四所學校，有三位校長都往生，老師跟家長往生者也很多，四千多位學生當中，就有八百人往生；學校的處境可以說非常苦，我們希望能夠把醫藥衛教帶進

再兩年就畢業了，婦女問我們，能不能幫他完成學業，讓弟弟能夠幫助更多苦難的人。像這樣的精神，實在很令人感動。後來這個醫學院學生隔天也來看我們往診的地方，和醫療團互動非常好。

在斯里蘭卡擁有第一次包藥經驗

很高興我們美國人醫會的醫師也來加入義診的行列。而那一天他們來幫忙，我就將位置讓出，就有空起身來喝個水，走到廚房喝杯咖啡。但咖啡灑了我一身，好像還有二度燙傷，去藥局想拿燙傷藥，後來看到藥局很忙，就乾脆幫忙包藥，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包藥。找藥真的很複雜，有些根本看不懂其他醫師開的藥，全靠馨嬌主任和藥師以潔的幫忙。這是我第一次包藥，很高興將第一次獻給了我們醫療義診站的藥局。

去，讓老師守護學生的健康，所以就贈送醫藥箱給學校老師。

而自從慈濟志工進駐義診站與清真寺旁帳棚區，學生們天天看著藍天白雲的志工身影在義診區和社區家訪，穿梭來去。所以，醫療團一進去的時候，也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大家看到我們藍天白雲的「藍天使」出現，開心得不得了，立刻團團圍住我們。

我對他們說：「請大家好好保存這個醫藥箱，不只在家裡使用，當鄰居或社區的人生病或受傷，你們就可以拿來幫助大家，這樣一來，你們也成了一位本地的『醫療志工』，就跟我們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使出渾身解數，從各方面幫助他們，讓他們健康快樂，慢慢走出陰霾。

醫者真情告白(二)

警世的覺悟

——談首次賑災的震撼

口述 / 張家寧 採訪 / 劉芳助

到了斯里蘭卡災區，除了撲鼻而來、令人窒息的屍臭之外，災區滿目瘡痍，整個都被海嘯破壞的景象，真的怵目驚心。內心最大的震撼，就是感覺到天災無情，人生無常，這是前所未有的深刻感受。比方說，一座清真寺後面就埋了三千具遺體，更讓人體悟天災的無情；以前只有在戰爭片當中看到很殘酷、很驚人的傷亡情況，但那畢竟是影片。

災難中對生命的嘆息

醫療團抵達斯里蘭卡的第三天，我們才進入災區。一行人沿著海岸線走，從山丘經過一個沼澤區，當地的斯里蘭卡志工跟我們說了個故事：當海嘯一波接一波來襲，把許多人沖到沼澤裡，有一位居民趕緊游上岸，打電話向政府求救，請求半小時之內盡

快派遣直昇機救援；掛上電話，利用等待的空檔，他一連救了十五個人。沒想到，半小時過去，直昇機並沒有來，他自己也累壞了，攤在岸上無助的等待，眼睜睜的看著同胞一個個在沼澤裡被淹死。他又絕望又沮喪，感覺上天遺棄他們，那種無奈、傷痛的心情，是我們很難想像的。不過後來我們跟他接觸、溝通之後，他很感動，原先那種被老天爺遺忘的心情才平復下來，也到義診站來當志工。



當天晚上，我不斷的思考一些問題，包括生命的尊嚴、一個醫生到底能夠做什麼……，也再度覺得個人力量的渺小。到達災區，我們就是盡醫生的本分「救人」。而親臨現場的感覺，聞到的臭味、看到災民流淚與空洞無助的眼神，這些真實的感受，我都看到了，然而更讓我驚訝的是，證嚴上人沒有出過國，但是他也看到了災民的苦難。

髒被單包裹傷口的不忍

對於當地急需完善醫療的感受，是從一位婦女的腿傷帶給我的不捨與難過而來的。在這幾天中，我們到二百公里外的醫院去往診，該院有一位婦女病患，左大腿整個被掀起一大圈皮和肉，皮開肉綻，而該院只有一般外科，他們無法處理這種傷口。就這個個案的處理上，感受到當地醫院沒有我們認為最基本的

殺菌消毒的觀念，而這位婦女的傷口竟然直接接觸床上髒污的被單，膿血早已將傷口與被單黏住。我只好教院方同仁，先把整個左腳懸空吊起，不接觸床面，然後再逐步清理傷口。而當地醫院的恢復室就是手術房的走廊。看著非常簡便甚至簡陋的手術房設備，我想，或許，盡快跟當地醫院合作是長遠之計，讓醫療團不用擔心硬體設備的問題，也能為當地民眾提供更完整的服務。

惜福，把握能付出的每一刻

此行我最大的收穫是會更惜福，到災區走一遭，更覺得生在台灣真的很幸福。回到台灣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家人報平安，弟弟妹妹的小孩第一句話竟然問我，需不需要隔離。

真的很感恩能夠參加醫療賑災團，有機會的話，我還想參與協助，盡一己之力。

渡衆展歡顏

側寫新店慈院醫師 張家寧

文 / 劉芳助

用「快人快語」來形容新店慈濟醫院整型外科醫師張家寧，給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十分貼切的。「曾經有一位病患，進來門診的時候，沒有人相信她四十幾歲，大家都以為她五十幾歲；開完刀以後，也沒有人相信她四十幾歲，

因為看起來像三十幾歲。」張家寧這位非常資深的整形外科醫師，不知道幫助多少患者恢復燦爛笑容，找回昔日自信。而她每每回想起來，患者從愁眉不展，到重現歡顏，那種快樂，就是她行醫的最大成就。

整形外科化腐朽為神奇

「妳看這個患者，他先前嚐遍了其他醫院的閉門羹，十九歲那年，走進我的診間，」張家寧指著患者手術前後的對照相片，詳細的解釋著。「他是先天缺乏顏面神經的患者，我們為他做了兩階段矯正手術，先為他矯正骨頭，之後再接上血管、肌肉和神經；讓他從原先『不會笑的臉』，變成『能夠微笑的臉』。」張家寧神采奕奕的說著。很多人形容，整形外科就是「化腐朽為神奇」，張家寧認為，與其這樣詮釋，倒不如說，整形外科是幫助患者，滿足另一層次的需求，而不只是吃飽穿暖而已。張家寧對於整形外科的詮釋不只是在醫學上，更深刻的意義，還有在病人的生命轉變上。

「或許有人會說，整形外科是很膚淺的，但我並不這麼想，」張家寧強調，生命的「量」和「質」都很重要，整形外科努力的，就是在搶救生命之餘，還提升人們生活的層次；從基本的傷口處理、顏面骨骼手術、乳房手術，到皮瓣重建等，都是整形外科的服務範圍。「當一個人的臉變漂亮了，他的笑容、信心自然會回來，對於他的人生，不也是

很正向的轉變嗎？」先前在長庚醫院十六年的張家寧除了有資深的臨床經驗外，發表研究論文、榮獲第四屆國際組織工程醫學會獎，在研究上還獲得第一屆歐洲組織工程醫學會獎的國際肯定，並且擔任國際組織工程醫學會的座長，張家寧無論在臨床或研究方面，優異的表現有目共睹。

要盡力做得更多、更好

行事效率極佳、信心滿滿的張家寧，談到對於未來將加入慈濟新店醫院的行列，仍是滿滿的感恩。「很感謝慈濟給我這個機會，參與醫院的草創，當然有很多事務要處理，但這些過程都是很好的學習，也會是人生中很值得的回憶。」張家寧說。由於深切了解，上人對新店醫院的期許，她牢記「佛心師志」的道理，步步踏實，「要盡力做得更多、更好，不負上人的期望」。

